



深度

在韩国寻求政治庇护的这一群中国人

“韩国法院判决说我先前被关过，不代表现在回去就一定会被抓，我难以置信，难道非要等到我在机场被抓了，他们才相信我真的被迫害吗？”

特约撰稿人崔恩灿 发自首尔 | 2019-03-17



从中国逃出并来到韩国申请庇护的“全能神教会”信徒，正在教堂内祷告。目前包括济州岛与韩国本土，就有939名信徒，正等待韩国政府授予难民资格。图：作者提供

近10年来，随中东与非洲地区战乱加剧，大量难民向欧洲迁徙，成为棘手课题；阿拉伯半岛上的叶门(也门)，持续4年的内战，一部分难民潮也往东方寻求生路，特别是2013年通过《难民法》的韩国。仅仅2018一年，就有484位叶门民众，远赴免签即可入境的韩国济州岛，申请政治庇护。

484人中有2位记者，因为曾经撰文批判叛军，得以获得正式难民身份；另外412人获得了1年的“人道滞留许可”，到期由韩国政府出入境单位重新考量情况，做出是否延长的决定。

然而同样滞留韩国的还有一批中国民众，总数高达共939人，他们比叶门难民更早到韩国寻求庇护。这批中国民众隐居韩国本土及济州岛，焦急盼望获得韩方给予长期滞留许可，但申请却迟迟没有下文。他们就是“全能神教会”的信徒。

源于中国的神秘新兴宗教

“全能神教会”又称“东方闪电”，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于中国河南一带发展出来的基督教新兴派系，据信旗下有两位主要精神领袖：创始人赵维山与杨向彬，但两人行踪神秘，从未于媒体前公开露面，甚至亦无出现在教会的网页介绍内容中。

该教会自称起源于“神的末世作工”，由“神”选出普通人为化身，持续发表讲道内容，供信徒领悟与传布。尽管并未公开指明“神”所选何人，但不少现有资料认定与赵、杨脱不了关系，而两人于2000年出逃中国，在美国获得庇护。

全能神教会在中国迅速扩散至各地，在港、台、韩与欧美都有据点。1995年，中国政府正式定性全能神为“邪教”，受到取缔。信徒只能以家庭或地下教会形式秘密活动，教会对中共政权也持强烈批判立场。除了被政府列为邪教，全能神教会也因对圣经内容的诠释差异，以及从主流基督教会吸收不少信徒，而被视为异端。



“全能神教会”又称“东方闪电”，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于中国河南一带发展出来的基督教新兴派系，在中国迅速扩散至各地，在港、台、韩与欧美都有据点，但随信徒不断成长，以及未向中国政府登记，教会开始遭取缔，并在1995年被中方正式订为邪教，受到镇压。图片来源：全能神教会网站

2014年，山东省招远市发生一起麦当劳餐厅内，有女子因拒绝向宗教宣传人员提供手机号码，遭6人群殴致死的事件，公安部门声称这些凶嫌正是全能神信徒，以此加强对全能神教会的打击力道。尽管全能神教会坚称与杀人案无关，但主流媒体与基督教会仍然大力批判全能神教会。

但在中国舆论激烈批判全能神教会的同时，即使在经官方审查的新闻媒体上，对于“全能神”究竟指的是哪个组织、哪一批人，也有相互矛盾的报导。

招远攻击事件发生后，《新京报》专访了凶手之一的吕迎春，他说道：“国家把赵维山这个假的‘全能神教会’定位邪教组织，我们也定他们为‘邪灵’，我和张帆是唯一真正的‘全能神’代言人，国家打击处理的是赵维山的‘全能神’，而不是我们这个‘全能神’。”

另一位凶手张帆也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在网上，那时候我信了‘全能神’，但我自始至终未接触‘全能神教会’，因为非常隐秘，我也找不到。”而张帆已被判处死刑。

吕、张的说法均显示一种可能：这个涉嫌因吸收信徒失败肇下大祸的宗教，与神秘人士赵维山创立的全能神教会，仅仅是名称相同，却可能属于不同组织。但中国政府与官方媒体似乎并不打算分清两者，进而划上等号，在各地取缔、抓捕全能神信徒。



2014年10月11日，山东烟台，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招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庭审现场外，大量警方人员荷枪实弹，高度戒备。摄：Imagine China

“因信神而成逃犯”

今年37岁的安洁玲，自师范大学毕业后的6年间，在福建省福州市担任中学教师。原本笃信基督耶稣的她，于2008年开始接触全能神，而且全家都成为信徒，但才入教3个月，公安人员就进入学校，要求所有教职员签下不能有宗教信仰的保证书。

“保证书上说，尤其不能信法轮功和全能神，我一看到，就决定不签，因为我觉得信仰是自己的事。结果学校领导就找来质问，说要是信全能神，就会被抓捕，不仅家人受牵连，校长和领导都要被撤职、学校不能再被评为优秀学校，校内老师奖金也会受影响。”安洁玲说道。

由于涉及整体教职员利益，安洁玲拒绝签署的消息传开，让她每天受到各方施压。安洁玲同事不举报会出问题，若签下同意，又违背自己良心信仰，她只好委婉写了辞职信，连夜收拾并离开校园与家园，逃往邻近的泉州，秘密躲藏，和其他信徒一起传福音。

安洁玲回忆起当时情况：“我到了泉州姐妹家里，同事打电话说，警察来学校，说我会离开，肯定是信了全能神，无论如何都要抓住；母亲也说警察来家里盘问，要我别回家也别打电话，因为都被监控了。”

一天，每天与安洁玲一起传福音的教友，在泉州车站前被抓捕，之后得知她被跟踪、电话被监听3个月后政府才动手，每天跟在她身旁的安洁玲，因此陷入险境。

“我连夜转移到另一姐妹家，后来一天傍晚出门，就发现被一对男女尾随；我进商场，他们跟著进商场，我出来，他们也跟著出来，我拐弯，他们也拐弯…后来我进麦当劳点东西吃，两人也点了东西吃，然后在座位上拿出相机朝我拍照，我就知道自己被跟踪了。”

熟悉城市位置的安洁玲，抄了几条小径，将他们甩开后，搭上出租车，投宿在漳州另一位信徒所拥有的无人老屋。她心有余悸地说：“为了不被周围邻居发现举报，我晚上不能开灯，白天不能开窗廉，晾晒的衣服也不能放阳台，天天独自在屋内；姊妹每10天给我送一次食物，我在里面待了3个月。”

之后，安洁玲又逃往广州，贿赂公安局人员，请求帮忙申办护照后，才在2014年搭机来到济州岛，如今滞留在首尔。她表示，自己原本拥有美满家庭，在学校也热衷工作，并被评为优良教师，原本过著幸福生活，没想到最后会因宗教信仰而变成“逃犯”。



2012年12月21日，河南街头上悬挂的“坚决打击全能神邪教违法犯罪活动”宣传标语。摄：Imagine China

历经生离死别

安洁玲度过多年躲藏与逃亡生活，所幸没有受到任何肉体折磨，而成功出逃。但她在韩国碰到的另一位中国教友凌心，境遇却大为不同。

“2009年7月中，我和3个姐妹要聚会祈祷时，20多名警察，越墙跳到我们院内，破门而入把我们抓捕。每天有6位警察轮番审讯，逼问我们其他教会参与者有谁？运作款项在哪？”39岁的凌心说道。

凌心回忆，当她拒绝供出更多教友信息时，警察就开始动手凌虐：“几位男警控制住我双臂，压著我胳膊，抓著我头往地上撞；还有女警拿出牙签，使劲扎进我肉里；另一人拿起鞋子打我脸，还扬言要用辣椒水伺候我，并要让我坐老虎凳，我很怕受不了会出卖人家，就自己撞墙，撞到流了很多血。”

被送到看守所内的凌心，由家人靠关系保释出来，但之后从教友口中得知，当时跟她一起聚会的教友被活活被打死。她流泪说道：“我们没犯什么法，就是信神聚会；我这才感觉到，在中国信神特别难，连活著的权利，随时都会被剥夺。”

警察警告凌心，下次再被抓到，就会被判刑，但她还是坚持秘密参加教会活动与传福音，而警方也不时前往她家中盘问家人，更试图在外头抓捕，但都扑了空。

“我丈夫原本在一家酒店当经理，警察在酒店造谣，让公司排挤他，迫使他辞职。他找了另一个工作后，原本公司同意，后来又说不给录用了。”加入全能教会后，凌心活在被抓的恐惧中，最后也牵连到家人，被迫离婚，之后听到韩国有难民政策，才决定在去年出逃到韩国，申请庇护。

信教而被判刑

今年35岁的沈墨，也在2008年10月，因参加家庭教会，被公安破门逮捕，在看守所关押10个月后，被以违反“组织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5年徒刑。

沈墨向《端传媒》叙述自己遭凌虐的经历道：“他们薅住我的头发向上拽，我身子被他们拎起来，又丢到地上，头破血流。到看守所后，又被迫做苦力，每天12小时，被要求磨有毒的锡箔纸，有毒到手臂和胳膊都起痒疹，难耐到睡不著觉，后来在监狱时，大腿开始生疮，起初只是黄豆大小，后来变成鸡蛋大小，但监狱不给治疗。”

“我在监狱从事毛织加工等苦力，站著干活，每天必须干14个小时以上，一天站下来，累到晚上睡觉，腿会抽筋，痛到会冒冷汗惊醒，然后工作现场飘落的纤维，细小到肉眼看不到。每天咳出来的痰、醒出来的鼻涕，都是灰褐色的。许多被关押的人，得了肺炎，死在里面，我到现在也有后遗症，胸部会不时隐隐作痛。”

在监狱内，沈墨每天得写马列主义学习报告和思想汇报，狱警更时常指使犯人来套话。他说道：“其他犯人会来问：‘你是不是带领、教会有多少人、都在哪聚会、谈谈信神经历吧，我也想信神’，事实上都是幌子，就是想套出话后，加刑或关禁闭，所以连跟犯人来往，也得十分小心。”

沈墨在2014年4月底获释，但回到家后，警察仍一天到晚在村内打听消息，并要求沈墨定期赴派出所报到。

受访的全能神信徒提到，中国当局又在各地展开一连串大型扫荡行动，名为整顿治安，却同时大规模抓捕异教徒。这些扫荡都会有代号，包括“百日会战”、“春雷行动”、“雷霆行动”或“秋风行动”等。这些扫荡行动的特点，是警方会重新检阅将过去曾被判刑者，重新抓捕。

沈墨表示：“我感觉这国家没法待下去了，透过弟兄姐妹帮忙，办了个新身分。.....照片是真的，身分是假的。来韩后，我就向韩国政府自首。”



2012年12月16日，浙江省一间学校向学生教育“反对邪教，相信科学”。摄：Imagine China

来到济州岛后

多数来韩的全能神信徒，在中国都有类似经历，他们为躲避当局抓捕，而周转各地秘密从事宣教活动，并且相互协助，但每当周遭有教友被抓捕，他们就得继续搬迁，以防自己遭受迫害，有人是被当局盯上，许多人则是受不了恐惧的生活，而决定出逃。

目前，持签证前往美国、义大利、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全能神教信徒，大多成功获庇护资格，但对无签证的信徒，唯一能选择的路径，只剩韩国济州岛。

“从中国到济州岛免签，而会选择韩国的弟兄姐妹，都是情况很危急，因为他们很难办签证，有些像凌心和沈墨，他们被抓捕过，有案底，没法办签证，只能透过关系帮忙办护照，就到济州岛了。”安洁玲说道。

除济州岛免签地位外，韩国现行法规制度，也让全能神信徒愿意选择成为逃出中国后的目的地。

《端传媒》访问出逃来韩的3人中，最幸运的安洁玲，并未遭受皮肉折磨之苦，也因没留下案底，让她能更便捷快速地出国，暂时远离恐惧生活；而凌心与沈墨两人，尽管在看守所和监狱遭遇不人道对待，却因被关押，甚至在监狱服刑的经历，他们持有的释放证，成为在韩国申请难民庇护时的重要依据。

出逃至能免签入境的济州岛后，全能神信徒向韩国出入境管理局递交难民申请书，并经过面试，但都不被批准，于是在韩国全能神教会与律师协助下，向法务部递交异议申请，开始进入诉讼阶段。

自2013年6月至今，共有939位中国全能神信徒，在等待结果。而韩国当局修改规定，自2018年6月5号起前来济州岛申请难民庇护者，不得前往韩国本土；目前，有39位全能神信徒滞留在济州岛。

“对留在济州岛的人来说，他们处境比待在首尔还危险，因为济州岛免签，中国公安、间谍来往也多。2016年，就有中国特工人员，带著一位教友的妻子来济州岛，在酒店内，把他

手机和护照与钱包偷走，并在济州机场试图将他带回去。”安洁玲说道。

因此，来韩申请庇护的中国信徒，尽管百般思念，却也对家人突然造访，抱持警觉。然而，如此举动，却常被中国与韩国媒体操作为“信徒被洗脑导致行动受控制”、“刻意远离家人”。

而包括安洁玲、凌心和沈墨3人的诉讼，都已遭法院驳回。至今939位来韩信徒中，还未有人成功获得难民资格，这让好不容易逃离中国的他们，又陷入焦虑不安。而其中，凌心历经行政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三审皆告败诉。

凌心对《端传媒》说：“韩国法院判决说我先前被关过，不代表现在回去就一定会被抓，我很难置信，难道非要等到我在机场被抓了，他们才相信我真的被迫害吗？”目前，她正打算提起第二轮诉讼，但因在韩国也毫无先例，之后会碰到什么问题、会不会被遣返，都没人能保证。

1992年加入国际难民公约的韩国，于1994正式受理难民申请，并于2013年通过亚洲国家首部《难民法》，让在母国因人种、宗教、国籍、政治或因做为特定社会团体成员等因素受迫害者，在提供有力证据的情况下，能前来韩国获得保护与生活。而从递交难民申请和审理期间，他们都能暂时滞留于韩国。

而因为《难民法》的通过，让近期赴韩申请者激增数倍，但至今为止，能正式在韩国落地生活的申请者，仍是少数中的少数。据韩国法务部统计，至2018年5月底为止，共有4.4万人来韩申请难民身分，通过者却不到5%。



吴明玉担任发行人的《宗教与真理》月刊，公开了来到韩国的中国全能神信徒的护照照片，部分甚至包括住址资料。图：作者提供

韩国境内不友善的舆论

而大批中国全能神教会信徒前来申请庇护，也引发素来排外、而且又是基督教具支配地位的韩国社会极大反感。

主流或基督教媒体，报导皆聚焦在从济州岛前往韩国本土的信徒，在地方教会设施集体生活，引发居民不安，甚至指涉他们是假扮难民，前来韩国展开传教活动。

上述韩媒更花费不少篇幅强调，信徒们因宗教而与家人断绝往来，离家出走前来韩国后，也全无联络。但韩国媒体恐怕忽略了家属行动可能受官方操控或威胁，而对信徒在中国被关押与虐待等实际经历，以及若被遣返可能会遭遇人道危机之事，则几无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有位大力批判全能神教会的人士，引发这些在韩寻求庇护的信徒高度警觉。担任月刊《宗教与真理》发行人的宗教运动人士吴明玉（音译），在得知有大批全能神信徒在韩申请难民身分后，就开始积极动员人力到教会前，多次展开反对全能神教的示威活动。

吴明玉甚至将部分在韩中国信徒的亲人们，带来首尔教会前，一同参与示威，并召开记者会，指控这些来韩申请庇护的信徒，是受宗教蛊惑而远离亲人，导致他们家庭破碎、生活失常。

接下来一个更值得玩味的行动出现了：在吴明玉任发行人的《宗教与真理》月刊上，70多名在韩申请庇护的全能神信徒，他们的护照照片与个人信息，包括居住在那些省市区，都全被公开出来。

“我们会用到护照，就是在机场时出示以确认身分；能拿到护照照片，不是中国政府就是韩国政府，我们在想，应该不是韩国政府，只有中国政府会公开，那吴明玉一个普通韩国公民，怎能得到这些？”法学背景出身的全能神信徒林达向《端传媒》说道。

她更表示：“杂志上公开的信息，是连在教会中都不公布的，我们信徒一般为了安全，都是使用“灵名”，信徒在哪个市、哪个区，都是我们教会没掌握的，这些只能是在中国公安或

户籍管理部门才有的信息，一般人是拿不到的。”

另一位信徒郑禄也表示，自己的护照照片，是逃亡期间紧急拍好的，未公开给任何人看过，他打趣说道：“我照片处理地很难看，所以从没用在其他地方。”

在吴明玉脸书及《宗教与真理》网站上，能见到诸多反对与批判统一教、新天地教、万民中央教会等被韩国主流基督教会视为异端的内容；此外，法轮功、全能神教会、难民和同性恋，也都是吴明玉长期挞伐与组织反对的目标。

吴明玉大量将中国中央电视台与中国网上批判两者的相关报导与文章，翻译成中文字幕，也在多个韩国电视节目亮相，说明全能神教问题所在，并透过网站与YouTube广泛传播。

一个韩国人士有能力组织在中国的信徒家属前来，甚至取得大量连信徒本身都未公开的隐私信息，让信徒怀疑，吴明玉是与中国政府合作，负责在韩国扮演打手。

为取得对诸多疑惑的进一步回应，记者联络上吴明玉，在以电子信箱寄送采访问题并获同意后，在《宗教与真理》办公室，见到了吴。

只是，访谈才开始几分钟，吴明玉突然以记者们对全能神教为何被认定为邪教、对社会带来何种弊害等问题“理解不足”为由拒访。

面对记者提问如何取得信徒护照照片与信息，吴明玉则回答：“别访了，之后再说。”她表示，自己涉及的争议，最后皆以无嫌疑或证据不足告结，并不断警告记者，勿将访谈内容公开于媒体上。

就在访谈后隔天，吴明玉又在《宗教与真理》网站上，将自己所拍下的记者证照片，刊载在网上，指责记者“对受害家属的痛苦麻木不闻”、“受到或想被全能神教集团利用”。而据了解，目前仍有信徒，指控吴明玉公开护照照片与信息行为，侵犯个人隐私，持续提起诉讼。

“就算异端也有权利受保护”

在国际上，积极为中国全能神信徒问题奔走的，是义大利宗教与社会学者马西莫·英特罗维吉，他同时也是首先揭露新疆维吾尔族关押至在教育营实态的知名网媒“寒冬”的创办人与总编辑。

本身是天主教徒的英特罗维吉，近来不断周旋欧亚美各国，游说欧盟、天主及基督教派，还有人权团体，对全能神教徒的处境给予支持。

“宗教团体本来就会因政治因素而有所消长…像法轮功原本很多年间都不在邪教名单上，直到他们开始与中国政府发生冲突，才变为邪教，这显示邪教的判断，是具政治性的。”来访首尔的英特罗维吉向记者说道。



积极为中国全能神信徒奔走的义大利社会宗教学者马西莫·英特罗维吉(左)，以及国际难民宗教自由观察站主席罗西塔·索丽特(右)，在首尔接受记者访问。图：作者提供

他更表示：“‘邪教’这词，经常被非民主体制国家使用，例如义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政权时期，就是用邪教名义迫害耶和华见证人，把许多信徒送入集中营杀害，所以我们对使用‘邪教’一词，都是戒慎恐惧。”

而全能神教会在中国被定为邪教，在韩国也被视为异端，社会上因而出现“外国没有义务去保护这些教会成员”的质疑。

对此，英特罗维吉回应：“全能神教会是个非主流信仰。我是天主教徒，而全能神教义和我们相差甚远…而除了全能神教会，在韩国，统一教也存在，他们在义大利或美国都很有名；对基督教或天主教会，就教义上去批评这些团体，都是合理的。”

“但就算他们并非传统宗教，也应当被赋予享有人权。你不一定得去赞同全能神教会，你也可以说你不喜欢他们教义，最起码，让人去信仰与实践宗教，还有免于受折磨的人权，当是大家都该认可的。”英特罗维吉表示，人有不喜欢或批判特定宗教的自由，但不代表能就此剥夺他们活动与寻求安全的权利。

寻找可行方法

就难民申请者而言，有些全能神教信徒已有被中国关押并受折磨之经历，拥有标记罪名的释放证等资料，作为申请难民的依据；有些信徒则是还未被抓捕，但担忧自身安全而出逃，不论有无遭受肉身迫害，这些信徒都希望远离威胁，

韩国当局立场则相当为难，因为基于证据裁判原则，当局须检阅难民申请者提交能证明受迫害的事实根据，但部分未被关押过的信徒，手上并无相关可认定的物证，申请难度因而提高。若基于人道精神，全数赋予难民地位，又等同推翻现有法律原则，先例一开，可能造成往后难民地位遭有心人士恶用。

来到韩国等待难民认定期间，碰上政权轮替，来自中国的全能神信徒们，期望人权律师出身的文在寅总统和韩国政府，能更积极协助他们脱离困境。

但就外交情势而言，前朝朴槿惠政权时期，韩中关系因萨德争议而陷冰点，中国限韩令与连串报复措施，对韩国经济造成打击，文在寅政府近年也致力修补破洞，试图让两国关系回温；韩国政府可能担忧，若对公开中国难民问题表态，或将再次激怒中国。

面对诸多困境，英特罗维吉认为，当下诸多欧洲国家实行的“追加保护”制（或译为“补充保护”或“辅助性保护”），或能成为解方。

“追加保护”指的是难民在母国的境遇，并未有证据能确认或达成结论，但寻求庇护的国家，仍认为有充分外在条件显示，难民申请者在母国并不安全，因而给予申请一定居留期限。

“比如在义大利，他们就能先待个5年，资格与期限可以被更新延长，有了这个制度，他们就有工作权利、有社会安全码、享有健保，这并非最理想的模式，但总比把他们遣返回去好，这能避免韩国当面去评判或激怒中方，同时让难民也待著，这对韩国应是可行办法。”英特罗维吉说道。

而面对远程解决遭迫害的中国全能神信徒申请庇护问题，透过国际社会，同时向中国与韩国施加压力的声浪，是否就能奏效，长期关注受迫害者人权议题的运动人士，有不同看法。

“问题的发生，通常都是出自误解。中国政府一直想呈现自己好的一面，而这好的一面，并不全是真的，还造成人们（或国家）在决策时，并不知道中国境内实际上正发生什么事。”国际难民宗教自由观察站主席罗西塔·索丽特对《端传媒》回应道。

至今面会过数百位申请庇护信徒的索丽特表示：“我们不是去批评或丑化各国政府，而是去向相关决策人士解释，中方宣扬的信息和塑造出自己形象的背后，是有另外的真相存在。我们见了这些信徒，听到的处境都一样，所以我们试图去说明，迫害是确实存在的，而这些人不只来到韩国，也逃往世界各处。”

期盼返家的那一天

由于全能神教会的活动过于神秘，鲜少同外界接触，也引发韩国主流教会与媒体的猜忌甚至批判，让这些来韩寻求庇护的中国信徒，饱受舆论负面攻击。

素来在政治上，持反共立场的韩国主流基督教会，对中国全能神信徒来韩申请庇护的议题，并未详细过问信徒遭受迫害的经历，反而倒向与中国一致的立场，以异端与邪教为由，予以反对。全能神教会要如何化解舆论不友善的困境，成为当前的课题。

“其实，我们对韩国政府，是比较感激的，让我们能先留在这；其他就要由我们来努力，去对外说明、去跟韩国人接触，并透过人权组织和律师，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面对内外挑战，通晓韩文的郑禄向记者回应道。

安洁玲则期盼道：“我们也不希望带给韩国政府太多麻烦，只希望能在韩国合法滞留下来，不用担心被遣返，也很盼望回到中国，跟自己家人团聚，过正常人的生活。”在外界指责信徒是“假难民”的当下，她表示，包括自己与其他教友在内，最终目的地，都是回到无宗教压迫的中国。

（编按：为保护受访者，文中信徒姓名及年籍，都做一定的变化处理。）

新兴宗教

难民

中国宗教

全能神教会

中国大陆



热门头条

1. 网络审查员自述：以后决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是审核团队
2. 一个欧阳娜娜事件，两种“台独”？
3. 人说她是最穷的金马影后：得奖后的谢盈萱
4. 江苏响水化工园区爆炸，78人死亡
5. 专访罗文嘉：民进党比我想像中更棘手
6. 刘华真：我们应该赶快忘掉三一八学运
7. 困惑的三年网红生涯之后，他走入周星驰的剧组重新标签自己
8. 在韩国寻求政治庇护的这一群中国人
9. 在化工脱贫的路上，响水人经历过爆炸、泄漏和“大逃亡”
10. 《滚滚红尘》数位修复版：三毛离张爱玲有多远？

编辑推荐

1. 新系统未启用已失灵？铁路工程师解说港铁四十年首次撞车事故
2. 华思睿：人工智能难堪大用，手工操作杯水车薪——新西兰恐袭折射社交媒体审核困境
3. 在化工脱贫的路上，响水人经历过爆炸、泄漏和“大逃亡”
4. 杨路：欧洲的两难——维护市场竞争还是与中国举国竞赛？
5. 最后两个月：台湾同志婚姻合法化，倒数计时
6. 《伞上：遍地开花》映后谈：香港人一开始就被教导去政治化，但教训应传承下去
7. 【书摘】族群的效忠与帝国的背叛——克罗地亚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悲剧命运
8. 洪源远：中国改革开放证明了，即使是威权体制也需要民主元素

9. 戴娜美：新西兰恐袭，嗜血新宗教与西方内战的想像

10. 陈方隅：从赖清德参选，谈台湾政局走向